

蝶恋花
◎李斌

寻根皖东

◎赵国庆

阔别45年,我们军校同学在皖东滁州市相聚。

7月的皖东,酷暑难当。刚到滁州北火车站出站口,便见两个熟悉的身影朝着我挥手,那是老班长屠金球和山东淄博的陈同武,说好不用接站,他们还是来了,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1978年,全军恢复军事院校,经过部队层层筛选推荐,我们10名同学从闻名遐迩的“临汾旅”班长岗位,来到了南京军区步兵学校,接受连排指挥专业训练。1979年7月,我们怀揣通红的毕业证书,奔向了各自的带兵岗位。六七年前,我们这群当年的青春少年,陆续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寻找老同学,成了大家的共同心愿。2018年夏,全班分散在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5省的10个同学在短短几天内都通上了电话,加上了微信。从此,同学们天天在微信群里问候不断,玩笑不绝,其乐融融。

今年7月,恰逢军校毕业45周年,大家一致提议去曾经学习生活过的滁州市聚一聚。

再次相聚,同学们的激动与喜悦溢满胸膛。我拿出毕业时所在中队和班上全体同学合影的照片,同武晒出从将军手中接过连队集体立功奖状和全连官兵合影的照片,家正亮出在宣城山区演习时骑军马的照片,而正高则掏出与我在矾山战术演练时的照片。一张张泛黄珍贵的老照片,把同学们带入了当年的情景里。我提议,按步校毕业时我们班合影的座次再合一次影,同学们一致叫好。仿佛这样照个相,我们就是当年的毛头小子。

聚会当然离不开酒。我们班10个同学来了9人,在屠班长的欢迎酒会上,大家郑重地将第一杯酒祭给了先行去见马克思的朱松林同学,气氛一时有点沉闷。

不知是谁提起我当年军事训练拖班上后腿的糗事,桌子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安宝说:“五大技术”训练,除了射击

外,你其他4项都不行;竹生放下酒杯,两臂一张,变着鬼脸学起我当年跳木马的样子。屠班长说,当年瘦小的我,冬天不是穿棉袄,而是掉在棉袄里,边说还边抓住自己的衣领,缩着脑袋耸耸肩,表演给大家看,桌上一阵哄笑,我的笑声也混杂在其中。当年为军事训练成绩上不去而自卑的我,如今早已释怀,但同学们曾经帮助我过关的情谊,却难以忘怀。那时进入步兵学校,首先要训练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和土工作业“五大技术”。全班学员中,数我个头最小,体质最弱,专业训练基础最差。投弹,别人一出手就是四五十米,我才不到20米。单双杠、木马训练,一样都通不过,400米越障,就是不得快。我咬着牙加班加点拼命练,收效甚微。屋漏偏遭连夜雨,入学才一个多月,我的腰部便急性扭伤,休息了10多天,和同学们的差距更大了。这时候,被誉为“神枪手”的屠班长,每天给我开“小灶”,投弹能手竹生、刺杀小教员伟潮、军体骨干家正等人,不厌其烦地为我作示范辅导……

“想不到训练落后的你,在部队干的时间最长,职务最高。”笑闹中,大家对我赞赏有加。我笑言:“一半是努力,一半是机遇。”军校毕业后,我们班上每一个同学一直都很努力,但机遇各不相同,人生的轨迹亦不相同。

同武身板依然挺直,酒桌上保持了当年的军姿。他曾任“临汾旅”某团“夜老虎七连”连长,4次立功,1985年军事竞赛中,他带的连队荣立集体一等功。和平年代,一个连队获得集体一等功是相当难得的,大家都对他刮目相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副营职转业的他回到家乡后,担任县属面粉厂副厂长,后又经历了企业改制转岗,退休待遇与班上多数人比要差一些,但他神情里没有一点不平之感,脸上总挂着真诚满足的微笑。“我是全团一起

入伍的军官中第一个家属随军的。”话音未落,一杯酒已下肚。

同武的乐观知足、积极向上,襟怀坦荡,也是我们这一行人的共同特点。离开军营,我从团主官领导岗位转向新闻媒体的业务行列;屠班长从机关办事员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家正从办公室秘书到警校副校长、劳改监狱政委;正高由市人事局普通干部到人才中心主任、调研员;生林从一般纪检员到国土局领导班子成员;伟潮在省城建设系统为主组建市政管理处,并成为副处长、工会主席;竹生从组工业务出身到出色的公证处干部;安宝担任市医药公司副总经理搏击商海,踏浪前行……军校生涯影响了我们这群人的一生,它奠定了我们的人生方向,锤炼了我们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意志,也培养了我们全面发展的素质和能力。

第二天,屠班长带领我们一起去老校址踏访旧营房,寻找当年的教室、宿舍、靶场、菜地甚至医务室和食堂。45年过去了,这里的营房早已重建,不复当年模样。我们在这块土地上驻足、徘徊,仍能感受到曾经的气息,遥想45年前的自己,二十二三岁的毛头小伙,一腔热血,满脑子建功立业愿望。这一片土地,洒落了我们无数的汗水,也承载着我们的青春梦想,我们的歌声,我们的欢笑。而今天最让我们难忘的是军校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和同学们当年朝夕相处结下的兄弟般的情谊。

“你们看,这棵龙柏明显大了!”曾经的宿舍前,家正的一声惊呼,引来大家好奇。同学们对这棵充满生机的龙柏记忆犹新,一个个争着与龙柏合影留念。在给大家按下相机快门的这一刻,我忽然明白,同学们此次冒着酷暑赶来滁州相见,真正的旨趣还不是一般的聚会,而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寻根之旅,寻找哺育我们的成长之根,寻找与时俱进的思想之根,寻找永不变色的灵魂之根。

雪夜

◎彭常青

岁月
流金

那年冬天,特别冷,仿佛连空气都会结冰。风雪交加的夜晚,我独坐窗边,手捧一本泛黄的书,试图以阅读来驱赶内心的孤寂和寒冷。

突然,电话铃声打破夜的宁静。拿起听筒,一个陌生声音急促传来:“你好,请问你是某某某吗?你姐姐来部队看你,不小心坐错了车,你能来接她一下吗?”

“姐姐?”我心头一愣,随即明白过来,他口中的姐姐,是我一位相识不久但情谊深厚的朋友,虽非亲姐,但我们的感情却胜似嫡亲。

入伍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将我击倒。那段日子,她就像一道温暖的阳光,照进我灰暗的生活。在此之前,我曾在街头照相馆橱窗里见过她被放大的照片,笑容灿烂,美得令人心动。没想到几天后,在医院病房里见到真容。她大我两岁,刚到医院实习,或许有点沾亲带故的缘故,她就像大姐姐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我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参军后,她时常给我写信,关心我的身体,叮嘱我注意保暖。她的信,是我单调的军营生活中最温暖的慰藉。但我真没想到,她会在这个寒冷冬夜,不辞辛劳地来看我。

营地距县城20多公里地,此时除了自行车外,没别的交通工具。我请好假,穿上军大衣,毅然踏上被冰雪覆盖的乡村公路。寒风凛冽,我费力地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心中充满焦虑和担忧,担心她在风雪中等待太久,担心她在举目无亲的街头被冻坏。

漫长的路程,仿佛没有尽头。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风雪的呼啸声和我沉重的呼吸声,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雪越下越大,积雪也越来越厚,车轮不住地打滑。双手冻得麻木、僵硬,但我顾不上这些,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再快点。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她站在风雪路边,昏黄的路灯下,身影显得那么单薄无助。我跑过去握住她的手,她身体冰凉,眼中却闪烁着坚定光芒。

“你怎么来了?”我声音哽咽,心中充满感动和自责。“想来看看你,没想到坐错了方向。”她微笑着回答,眼中满是温柔和歉意。

我给她套上军大衣,让她坐在自行车后座,开始返程。风雪依旧肆虐,道路崎岖不平。好几次,她心疼地在身后拍拍我说“换我来吧”,我没答应。实在骑不动了,便下来推行。一路上,我告诉她军营里的趣事,她则分享着医院里的情况,我们的声音在风雪中交织成一首动人的歌。

回到营房已经夜深。走进温暖的房间,看着她冻得发紫的脸颊和满是疲惫的双眼,我的心中充满歉疚与感激。我倒了杯热水给她,她颤抖着接过水杯,轻声说了声“谢谢”。她忽然很难过,说没想到部队驻地离县城那么远,更没想到雪夜里坐错车会给我带来这么大麻烦。

那一夜,我们畅聊许久。提及过往,谈起我生病时她照顾我的日子,那些温暖而美好的时光再度浮现眼前,每一个细节都那么清晰。那时的我,被病魔折磨得虚弱且无助,整个人仿佛坠入黑暗的深渊,而她,就像一位降临尘世的天使,带着温暖与关爱走进我的生活。她的每一个微笑、每一句关怀的话语、每一个贴心的举动,都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我那段艰难的时光。

时隔多年,我仍会时常想起那个寒冷的雪夜。那个雪夜不只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情谊。它让我深知,在人生漫漫征程中,总有一些人、一些事值得用一生去珍视。